

黄基

同治二年(1863)癸亥科殿试金榜二甲第33名

黄基(1831-1890)，嘉应州东街堡攀桂坊(今梅州市梅江区下市角)人。其父黄莘田是东山书院主讲。“清道光二十四年(1844)14岁考中秀才，咸丰元年(1851)辛亥恩科中广东乡试举人，时年24岁，同治二年(1863)殿试中二甲第33名进士，殿试只因一字误点，“高翔木天(翰林院)，将登而蹶”未能选入翰林院。因此，他大有“为山九仞，功亏一篑”之感，遂号“箕山”。此后，他在书画作品署名“箕山黄基”。“箕山基”时，特意将“基”中“土”字的下一横笔写得离开上一横笔很远，表示“土”漏出了“一”筐，而未能登峰造极，以上承“箕山”之意，寄托他在科名上的永远遗憾。这一轶事，已成为嘉应州一“古”。

黄基33岁中进士后，被委任为礼部主事，专司祠职，其间还办理过修建皇陵的事，一做就是十五年。他虽然得到过朝廷“蓬厅膺稽古之荣，承欢赐锦；枫陛颂扬名之诏，食报贻经”的精神和物质奖励，但因“屈居廊署倍酸辛，苦恨重来叹积薪”、“旧交各骋骅骝道”(如同榜知交张之洞升迁，清流派领袖、乡会试均同榜的知己黄体芳升迁，等等)遂有“思告终养”的打算，拟以辞官奉养双亲之名退出官场，终“为例所限”而未果。47岁时，“以同知保升知府，分发江苏，屡典淮扬河工、通州市捐各要差”。两江总督曾国荃推荐他补淮安道，吏部却没有通过任命。

黄基一生的主要精力虽然消磨在科举和仕宦上，但在文艺、科学领域仍有很高的建树，是一位兼诗、书、画、天文、数学于一身的通才，诚如《嘉应州志》所说，“出其绪余，皆足专门名家。”

黄基著有《万事好庐诗钞》行世，是后人为他辑录出版的。而州志所载的“《覆瓿诗草》若干卷”，今已不复见。黄遵宪评其诗说：“貌袭杜陵，神追乐天。”他有些诗句，写得意境深远，极富哲理而洒脱。

黄遵宪说“公之书法，最为精能”，“一字三绢，尺幅寸金”，“立鹤矫龙，口口盘鹰，狂跳如虎，误点亦蝇”，十分生动、形象、恰切地道出了黄基书法的精妙和艺术特色。黄基在《论书》诗中说，“苏意虽新偏



作态，米锋太露俗难言。腕间火候无今古，真隶由来合一论”。字里行间，充满了超越前贤的豪气。大约在他二十岁中举到三十三岁中进士这段时间，曾卖字为生：“守不疗饥，扬徽卖字……一十余载，鬓霜已侵”现在遗留在梅州的墨宝不下五、六十幅，品类有扇面、题画、镜匾、木刻、横额、条幅、四条屏、七字联、中堂等，字体有隶书、行书、行草、真书、反童体、正楷等，大都是他中进士之后的作品。“东山书院”匾额是光绪八年、黄基52岁时所书，今为梅州市重点保护文物。不幸的是，原字毁于“文革”，现存的是仿制品。黄基独创“烟斗钩”，堪称一绝，是中国书坛上的一大创新，最为人所津津乐道。黄基与同治、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和状元有书法作品往来。前人论书法，有“篁山气胜，芷湾魄胜”之说，说明宋湘、黄基的书法神韵各有千秋，并列为嘉应州两大书法家。

《嘉应州志》说黄基的画“深入大痴老人之室”。大痴老人叫黄公望，元末四大名画家之一；就是说黄基达到了黄公望绘画的艺术堂奥，可与之比肩。黄遵宪评黄基的画说：“中岁好道，画益高简；空山梅鹤，寒江芦雁。林茝刘芷，合掌赞叹。四百余年，无此闲淡。”意谓就画风“闲淡”方面来说，黄基领四百年风骚。1986年中山大学黄海章教授对笔者说：“篁山先贤的画，是当时四大家八小家之一。”黄基兼善人物肖像画和山水画，今梅县博物馆收藏有他的一幅山水画。

黄基在数学研究领域有创造发明。他与当时中国数学界坐第一把交椅的同文馆数学总教习“李壬叔先生交善，讨论常不辍”。李著有《则古昔斋学》十三种数学专著，黄基“著算书数种”。此外，黄基“自京师创设同文馆后，益致力天文”研究；同时精于《易》学。黄遵宪所说的“虚中言命，姑布善相。灼龟之卜，憾龙之葬。九宫白黑，六壬虚旺。公以意揣，辄效不妄”，就是指此。

黄基作为跨越文、理、艺领域的一位通才、学者，当时固属难得，浏览中国廿四史，也不多见。而他的人品、格调，同样也很可贵。他藐视“天道”，同情患难之中的人民：“人生患难须相恤，不管天道平不平。”他淡泊名利，乐享天伦：“人生乐事天伦在，富贵功名亦何有！”

“富贵浮云身外事，执鞭窃笑误平生。”他热心公益事业，在北京创设嘉



应会馆。他执掌一州财税大权而为官清廉，廉到“清畏人知，传廉名于胡质”，像晋朝太守胡质那样，连皇帝都知道。另一方面，却过着异常俭朴简约的生活。黄遵宪写道：“公之所服，短布单衣；行路识公，人或信疑。公之所食，粥豆羹芥；人弃如遗，公甘如饴。公之所处，劣仅一席；昂首碍眉，侧卧触壁。”这种克勤克俭的精神，令人感喟。

光绪十三年(1887)十二月，57岁的黄基从江苏回来。为其父黄莘田八十一寿诞举行了一次盛大而隆重的寿庆。光绪的老师翁同龢贺有寿联，两广总督张之洞和侍郎黄体芳以年侄的身份，分别贺有长篇寿序和二十八幅寿屏。而黄莘田过两年便仙逝了；这时五十九岁的黄基又从江苏踉跄远归治丧，依例在家守孝。七年前其母逝世，七年后又哭将父，守孝不到一年，黄基便走完了“劳瘁一世，生人之乐，何尝尝试”的人生历程，过早地诀别了“吴中俱刮目相看”的才情事业。黄遵宪在英国伦敦写了《祭家箕山叔文》载轻载重地倾注了对黄基异常崇敬、叹惋、哀思之情，匠心独到地展现了一代通才的无比风华和艰苦卓绝的情思。时隔九十一年后的1981年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《文献》第八期上刊登了这篇祭文。黄基所葬湾下某地，因而得名“黄基坪”，当地沿称至今；墓堂于1958年遭毁，而今老迹犹存，隶属梅江区三角镇湾下村。